

書名

歷代史纂左編

卷七十二

撰者

明 唐順之 輯

卷

卷七十二

內容分類

史- 史鈔

索書號

史部- 史鈔- 3

編號

B43611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436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 史鈔- 3](#)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 嘉靖四十年序新安胡氏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

明都察院右都御史提督淮揚軍務前左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編修武進唐順之編輯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西學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門生袁工革

武進左 杰校正

龍於上巴而有娠遂產高祖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

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交

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母媪嘗息大

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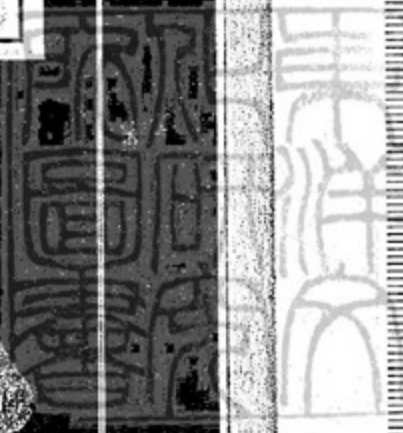
漢高祖

附田儻 彭越 陳豨 吳芮

陸漢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685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七十二

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淮揚軍務前左春坊右司諫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直等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門生宜興王革

武進左 丞校正

幸之一 嬖

漢鄧通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為黃頭郎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見鄧通其衣後



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姓名姓鄧名通鄧猶登也文帝甚悅尊幸之日異通亦厚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鉅萬以十數官至上大夫文帝時聞如通家游戲然通無他技能不能有所薦達獨自謹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癱鄧通常爲上嗽吮之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太子齧癱太子齧癱而色難之口口而聞通常爲上齧之

太子慙繇是心恨通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遂竟案盡没入之通家尚負責數鉅萬長公主賜鄧通吏輒隨没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



漢董賢

董賢雲陽人也父恭為御史任賢為太子舍人哀帝
 立賢隨太子官為郎二歲餘賢傳漏在殿下為人美
 麗自喜哀帝望見說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
 賢邪因引上與語拜為黃門郎繇是始幸問及其父
 為雲中侯即日徵為霸陵令遷光祿大夫賢寵愛日
 甚為駙馬都尉侍中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
 賜累鉅萬貴震朝廷帝與上臥起嘗晝寢偏籍上衷
 上欲起賢未起不欲動賢迺斷衷而起其恩愛至此
 賢亦性柔和便辟善為媚以自固母賜洗沐不肯出

常留中視醫藥上以賢難歸詔令賢妻得通引籍殿
中止賢廬若吏妻子居官寺舍又召賢女弟以為昭
儀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為椒風以配椒房云昭儀及
賢與妻旦夕上下並侍左右賞賜昭儀及賢妻亦各
千萬數遷賢父為少府監爵關內侯食邑後徙為衛
尉又以賢妻父為將作大匠弟為執金吾詔將作大
匠為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木土之功窮極技
巧柱檻衣以綈錦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庫
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
延其副也及至東園秘器珠襦玉柩豫以賜賢無不

備具又今將作為賢起冢營義陵旁內為復壽剛植
題漆外為微道周垣數里門闕果愚甚盛上欲侯賢
而未有緣會待詔孫寵息夫躬等告東平王雲后謁
祠祀祝詛下有司治皆伏其辜上於是令躬寵為因
賢告東平事者迺以其功下詔封賢為高安侯夫躬
宜陵侯寵方陽侯食邑各千戶頃之復益封賢二千
戶丞相王嘉內疑東平事寃甚惡躬等數諫爭以賢
為亂國制度嘉竟坐言事下獄死上初即位祖母傅
太后母丁太后皆在兩家先貴傅太后從弟喜先為
大司馬輔政數諫失太后指免官上舅丁明代為大

司馬亦任職頗重及丞相王嘉死明甚憐之上
寤重賢欲極其位而限明如此遂册免明日前東平
王雲貪欲上位祠祭祝詛雲后翼在宏以鑿待詔與
校秘書郎楊閔結謀反逆禍甚迫切賴宗廟神靈董
賢等以聞咸伏其辜將軍從弟侍中奉車都尉吳族
父左曹屯騎校尉宣皆知宏及栩丹諸侯王后親而
宣除用丹為御屬吳與宏交通厚善數稱薦宏宏以
附吳得與其惡心因醫技進幾危社稷朕以恭皇后
故不忍有云將軍位尊任重既不能明威立義折消
未萌又不深疾雲宏之惡而懷非君上阿為宣吳反

痛云等陽言為群下所心尤又親見言伍宏善醫死
可惜也賢等獲封極幸嫉妬忠良非毀有功於戲傷
哉蓋君親無將將而誅之以季友鴆叔牙春秋賢之
趙盾不討賊謂之弑君朕閱將軍陷于重刑故以書
飭將軍遂非不改復與丞相嘉相比令嘉有依得以
罔上有司致法將軍請獄治朕惟噬膚之恩未忍其
上驃騎將軍印綬罷歸就第遂以賢代明為大司馬
衛將軍册曰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千公以為漢輔
往悉爾心統辟元戎折衝綏遠匡正庶事允執其中
天下之眾受制於朕以將為命以兵為威可不慎與

是時賢年二十二雖為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
因賢奏事以父恭不宜在卿位徙為光祿大夫秩中
二千石弟寬信代賢為附馬都尉董氏親屬皆侍中
諸曹奉朝請寵在下傳之右矣明年匈奴單于來朝
宴見群臣在前單于怪賢年少以問譯上令譯報曰
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乃起拜賀漢得賢臣
初丞相孔光為御史大夫時賢父恭為御史事光及
賢為大司馬與光並為三公上欲令賢私過光光雅
恭謹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
門待望見賢車廼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既下車乃

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賢歸上聞
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為諫大夫常侍賢繇是權與人
主侷矣是時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
疾哀帝為太子時為庶子得幸及卽位為侍中騎都
尉上以王氏亡在位者遂用舊恩親近去疾復進其
弟明為中常侍閔妻父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久為
郡守病免為中郎將兄弟並列賢父恭慕之欲與結
婚姻閔為賢弟附馬都尉寬信求咸女為婦咸惶恐
不敢當私謂閔曰董公為大司馬冊文言允執厥中
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

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閔性有知畧聞咸言心亦悟
乃還報恭深達成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
天下而爲人所畏如是意不悅後上置酒麒麟殿賢
父子親屬宴飲王閔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側上在
酒所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閔進曰天
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
子孫於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不悅左
右皆恐於是遣閔出後不得復侍宴賢第新成功堅
此外大門無故自壞賢心惡之後數月哀帝崩太皇
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廂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

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
先帝人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太后
遣使者召莽旣至以太后指使尚書劾賢帝病不親
醫藥禁止賢不得出入宮殿司馬中賢不知所爲詣
闕免冠徒跣謝莽使謁者以太后詔卽闕下册免賢
罷歸第卽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詐
死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診視莽復風大司徒光奏
賢質性巧佞翼奸以獲封侯父子專朝兄弟並寵多
受賞賜治第宅造冢壙放效無極不異王制費以萬
計國家爲空虛父子驕蹇至不爲使者禮受賜不拜

舉惡暴著賢自殺伏辜死後父恭等不悔過乃復以
 沙畫棺四時之色左青龍右白虎上著金銀日月玉
 衣珠璧以棺至尊無以加恭等幸得免於誅不宜在
 中土臣請收沒入財物縣官諸以賢為官者皆免父
 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毋別歸故郡鉅鹿長安中
 小民謹譁鄉其第哭幾獲盜之縣官斥賣董氏財凡
 四十三萬萬賢既見發羸診其尸因埋獄中賢所厚
 吏沛朱詡自劾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賢尸葬之王
 莽聞之大怒以他舉擊殺詡詡子浮建武中貴顯至
 大司馬司空封侯而王閔王莽時為牧守所若見紀

莽敗乃去官世祖下詔曰武王克殷表商容之閔閔
 修善謹敕兵起吏民獨不爭其頭首今以閔子補吏
 至墨綬卒官蕭咸外孫云

唐張易之昌宗

張易之幼以門蔭仕。累遷尚乘奉御。既冠。頗習美姿。製音技多所曉通。武后時。太平公主薦其弟昌宗。得侍昌宗。白進易之材。用過。臣善治鍊藥石。卽召見。悅之。兄弟皆幸。出入禁中。傅朱粉衣紈錦。盛飾自喜。卽日拜昌宗雲麾將軍。行左千牛中郎將。易之司衛少卿。賜甲第帛五百段。給奴婢。橐它馬牛。充入之不數。日進拜昌宗銀青光祿大夫。賜防閣。同京官朝朔望。追贈父希臧爲襄州刺史。毋韋毋臧。並封太夫人。尚宮問省起居。詔尚書李迥秀私侍臧。昌宗與不旬日。

貴震天下諸武兄弟及宗楚客等爭造門伺望顏色
親執轡箠號易之爲五郎昌宗六郎又加昌宗右散
騎常侍聖曆二年始置控鶴府拜易之爲監久之更
號奉宸府以易之爲令乃引知名士閭朝隱薛稷貞
半千爲供奉后每燕集則二張諸武雜侍樗博爭道
爲笑樂或嘲詆公卿滌蠱顯行無復羞畏時無檢輕
薄者又諂言昌宗乃王子晉後身后使被羽裳吹簫
乘雲鶴裴回庭中如仙去狀詞臣爭爲賦詩以媚后
后知醜聲甚思有以掩覆之乃詔昌宗卽禁中論著
引李嶠張說宋之間富嘉謨徐彥伯等二十有六人

撰三教珠英加昌宗司僕卿易之麟臺監權勢震赫
皇太子相王請封昌宗爲王后不聽遷春官侍郎封
鄴國公易之恒國公實封各三百戶后旣春秋高易
之兄弟顓政邵王重潤與水泰郡主竊議皆得罪益
死御史大夫魏元忠等劾奏易之等辜易之訴於后
反誣元忠與司禮丞高戩約曰天子老當挾太子爲
耐久朋后問孰爲證左易之曰鳳閣舍人張說翌日
庭辯皆不讎然元忠說猶皆被逐其後易之等益自
肆姦賊狼藉御史臺劾奏之乃詔宗晉卿李承嘉桓
彥範袁恕已參鞠而司刑正賈敬言規望后旨奏昌

宗疆市罪當贖詔曰可承嘉彥範進曰昌宗賊四百萬尚當免官昌宗大言曰臣有功於國不應免官后問宰相內史令楊再思曰昌宗主鍊丹劑陛下餌之而驗功最大者也卽詔釋之歸罪其兄昌儀同休皆貶官已而后久疾居長生院宰相不得進見惟昌宗等侍側昌宗恐后不諱禍且及乃引支黨日夜與謀爲不軌事然小人疏險道路皆知之至有榜其事於衢左者左臺御史中丞宋璟亟請按攝后陽許璟俄詔璟外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更敕司刑卿崔神慶問狀神慶妄奏云昌宗不應原璟執奏昌宗法當斬后

不答左拾遺李邕進曰璟之言社稷計也願可之后終不許神龍元年張柬之崔玄暉等率羽林兵迎皇太子入誅易之昌宗於迎仙院及其兄昌期同休從弟景雄皆梟首天津橋士庶歡踊鬻取之一夕盡坐流貶者數十人天寶九載昌期女上表自言楊國忠助之詔復易之兄弟官爵賜同休一子官



幸之二 擢擢

宋戴法興

戴法興會稽山陰人也家貧父碩子以販紵爲業法興二兄延壽延興並脩立延壽善書法興好學山陰有陳戴者家富有錢三千萬鄉人或云戴碩子三兒敵陳戴三千萬錢法興少賣葛山陰市後爲孝武南中郎典籤上卽位爲南臺侍御史兼中書通事舍人專管內務權重當時孝建元年解舍人侍太子於東宮大明二年以南下預密謀封吳昌縣男轉太子旅賁中郎將孝武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

得無委寄法興頗知古今素見親待雖出侍東宮而
意任隆密魯郡巢尚之人士之末元嘉中侍始興王
濬讀書亦涉獵文史爲上所知孝建初補中書通事
舍人凡選授遷轉誅賞大處分上皆與法興尚之參
決內外諸雜事多委戴明寶上性嚴暴睚眦之間動
至罪戮尚之每臨事解釋多得全免殿省甚賴之而
法興明寶大通人事多納貨賂凡有薦達言無不行
天下輻輳門外成市家產並累千金孝武崩前廢帝
卽位遷越騎校尉時江夏王義恭錄尚書事任同總
已而法興尚之執權日久威行內外義恭積相畏服

至是憚憚尤甚廢帝未親萬機凡詔敕施爲悉決法
興之手尚書中事無大小專斷之宰相顏師伯義恭
守空名而已尚之甚聰敏時百姓欲爲孝武立寺疑
其名尚之應聲曰宜名天保詩云天保下報上也時
服其機速廢帝年已漸長凶志轉成欲有所爲法興
每相禁制謂帝曰官所爲如此欲作營陽邪帝意稍
不能平所愛幸闈人華願兒有盛寵賜與金帛無算
法興常加裁減願兒甚恨之帝嘗使願兒出入市里
察聽風謠而道路之言謂法興爲真天子帝爲贗天
子願兒因此告帝曰外問云宮中有兩天子官是一

人戴法興是一人官在深宮中人物不相接法興與太宰江夏王義恭尚書令柳元景僕射顏師伯一體往來門客恒有數百內外士庶莫不畏服之法興是孝武左右復久在宮闈今將他人作一家深恐此坐席非復官計帝遂免法興官徙付遠郡尋於家賜死法興臨死封閉庫藏使家人謹錄籥牡死一宿又殺其二子截法興棺焚之籍沒財物法興能為文章頗行于世死後帝敕巢尚之曰不謂法興積累愆遂至於此吾今自覽萬機卿等宜竭誠盡力明帝初復以尚之兼中書通事舍人出為新安太守病卒戴明

寶東海丹徒人亦歷侍郎給事中前廢帝即位權任悉歸法興而明寶輕矣明帝初天下反叛以明寶舊人屢經戎事復委任之後坐納貨賂繫尚方尋被宥位宣城太守昇平初老拜大中大夫病卒

宋阮佃夫

阮佃大會稽諸暨人也明帝初出閣選爲主衣明帝
被拘於殿內住在秘書省爲帝所疑大禍將至佃夫
與李道兒及帝左右淳于文祖謀共廢立時直閣將
軍柳光世亦與帝左右繆方盛周登之有密謀未知
所奉登之與明帝有舊方盛等乃使登之結佃夫佃
夫大悅先是帝立皇后普暫撤諸王奄人明帝左右
錢藍生亦在例事畢未被遣密使藍生候帝慮事泄
藍生不欲自出帝動止輒以告淳于文祖令報佃夫
景和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晡時帝出華林園建安

王休仁山陽土休祐山陰主竝侍側明帝猶在秘書
省不被召益懼佃夫以告外監典事朱幼又告主衣
壽寂之細鑑主姜產之產之又語所領細鑑將王敬
則幼又告中書舍人戴明寶並響應明寶幼欲取其
日向曉佃夫等勸取開門鼓幼預約勒內外使錢藍
生密報建安王休仁等時帝欲南巡腹心直閣將軍
宗越等其夕並聽外裝束唯有隊主樊僧整防華林
閣是柳光世鄉人光世要之即受命姜產之又要隊
副蕭慶及所領壯士並聚於慶省佃夫慮力少更欲
招合壽寂之曰謀廣或泄不煩多人時巫覡言後堂

有鬼其夕帝於竹林堂祈雨巫共射之建安王休仁
等山陰主並從帝素不悅寂之見輒切齒寂之既與
佃夫等成謀又慮禍至抽刀前入姜產之隨其後淳
于文祖繆方盛周登之聶慶王敬則等又繼之休仁
聞行聲甚疾謂休祐曰作矣相隨奔景陽山帝見寂
之至引弓射之不中乃走寂之追殺之事定宣令宿
衛曰湘東王受太后令除狂主今已太平明帝即位
論功壽寂之等皆封侯佃夫封建成侯後轉太子步
兵校尉侍太子於東宮以本官兼游擊將軍時佃夫
及王道隆楊運夫並執權亞於人主巢戴大明之世

方之蔑如也嘗正旦應合朔尚書奏遷元會佃夫曰
元正慶會國之大禮何不遷合朔日邪其不稽古如
此大通貨賄凡事非重賂不行人有餉絹二百匹嫌
少不答書宅舍園池諸王邸第莫及女妓數十藝貌
冠絕當時金玉錦繡之飾宮掖不逮也每製一衣造
一物都下莫不法效焉於宅內開瀆東出十許里塘
岸整潔汎輕舟奏女樂中書舍人劉休嘗詣之遇佃
夫出行中路相逢要休同返就席便命施設一時珍
羞莫不畢備凡諸火劑並皆始熟如此者數十種佃
夫嘗作數十人饌以待賓客故造次便辦類皆如此

雖晉王愷石崇不能過也秦始初軍功既多爵秩無
序佃夫僕從附隸皆受不次之位捉車人武賁中郎
將傍馬者員外郎朝士貴賤莫不自結而矜傲無所
降意入其室者唯沈勃張澹數人而已明帝晏駕後
廢帝卽位佃夫權任轉重兼中書通事舍人加給事
中欲用張澹爲武陵郡衛將軍袁粲以下皆不同而
佃夫稱敕施行又廬江何恢有妓張耀華美而有寵
爲廣州刺史將發要佃夫飲設樂見張氏悅之頻求
恢曰恢可得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拂衣出戶曰惜指
失掌邪遂諷有司以公事彈恢凡如此粲等並不敢

執遷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猶管內任時廢帝猖狂
好出游走始出宮猶整羽儀隊仗俄棄部伍單騎與
數人相隨或出郊野或入市廛內外莫不憂懼佃夫
密與直閣將軍申伯宗步兵校尉朱幼干天寶謀共
廢帝立安成王五年春帝欲往江乘射雉帝每出常
畱隊仗在樂游苑前棄之去佃夫欲稱太后令喚隊
仗還閉城門分人守石頭東府遣人執帝廢之自爲
揚州刺史輔政與幼等已成謀曾帝不成向江乘故
事不行干天寶因以其謀告帝帝乃收佃夫幼伯宗
於光祿外部賜死佃夫幼等罪止一身其餘無所問

齊茹法亮

茹法亮吳興武康人也出身爲小史宋明帝初給事
阮佃夫累至齊高帝冠軍府行參軍及武帝鎮益城
須舊驅使人法亮求畱爲武帝江州典籤除南臺御
史法亮便辟解事善於承奉稍見委信武帝卽位爲
通事舍人與會稽呂文度臨海呂文顯並以奸佞諂
事武帝文度爲外監專制兵權領軍將軍守虛位而
已天文寺常以上將星占文度吉凶文度尤見委信
上嘗云公卿中有憂國如文度者復何憂天下不寧
文度旣見委用大納財賄廣開宅宇盛起土山奇禽

惟樹皆聚其中後房羅綺王侯不能及又啓上籍被
却者悉克遠戍百姓嗟怨或逃亡避咎富陽人唐寓
之因此聚黨為亂鼓行而東乃於錢塘縣僭號以新
城戍為偽宮以錢塘縣為偽太子宫置百官皆備三
吳却籍者奔之衆至三萬竊稱吳國僞年號興平其
源始於虞玩之而成於文度法亮文度並勢傾天下
太尉王儉常謂人曰我雖有大位權寄豈及茹公轉
竟陵王參軍巴東王子響於荊州殺僚佐上遣軍西
上使法亮宣旨安撫子響法亮至江津子響呼法亮
疑畏不肯往又求見傳詔法亮故不遣故子響怒遣

兵破臺軍事平法亮至江陵以誅賞處分皆稱救決斷
軍還上悔誅子響法亮被害少時親近如舊廣開宅
宇杉齋光麗與延昌殿相埒延昌殿武帝中齋也宅
後為魚池釣臺土山樓館長廊將一里竹林花藥之
美公家苑囿所不能及時有綦母珍之居舍人之任
凡所論薦事無不允內外要職及郡丞尉皆論價而
後施行貨賄交至每月之間累至千金帝給珍之宅
輒令材官營作不關詔旨材官將軍細作丞相語云
寧拒至尊勅不可違舍人命珍之有一銅鏡背有三
公字常語人云徵祥如此何患三公不至乃就蔣王

廟乞願得三公封郡王啓帝求封朝議未許又自陳
 曰珍之西州伏事侍從入宮契闊心旅竭盡誠力王
 融奸謀潛構是共珍之翼廷尉扶持事在不測今惜
 千戶侯誰為官使者又有牒自論於朝曰當世祖晏
 駕之時內外紛擾珍之手抱至尊口行處分忠誠契
 闊人誰不知今希千戶侯於分非過乃許三百戶賤
 恚形於顏色進為五百戶又不肯受乃許封汝南鬱
 林即位除步兵校尉有杜文謙者帝為南郡王文謙
 侍五經文句明帝知權蕭謙用事文謙乃謂珍之曰
 天下事可知灰盡粉滅匪朝伊夕不早為計吾徒無

珍之
 何足
 與謀
 此事
 此文
 謙之
 所以
 不免

類矣珍之曰計將安出答曰先帝故人多見擯斥今
 召而使之誰不慷慨近聞王洪軌與萬靈會等共語
 皆攘袂提牀君其密報周奉叔使靈會殺蕭謙則宮
 內之兵皆我用也即勒兵入尚書斬蕭令兩都伯力
 爾其次則遣荆軻豫讓之徒因諮事左手頓其胷則
 方寸之刃足以立事亦萬世一時也今舉大事亦死
 不舉事亦死二死等爾死社稷可乎若遲疑不斷復
 少日錄君稱敕賜死父母為殉在眼中矣珍之不能
 用時徐龍駒亦當得封珍之耻與龍駒共詔因求別
 立事未及行而事敗珍之在西州時有一手板相者

云當貴每以此言動帝又圖黃門郎帝嘗問之曰西州時手板何在珍之曰此是黃門手板官何須問帝大笑珍之時爲左將軍領中書通事舍人正直宿宣旨使卽往蔣王廟祈福因收送廷尉與周奉叔杜文謙同死文謙有學行善言吐其父聞其死曰吾所以憂者恐其不得死地爾今以忠義死復何恨哉王經毋所以欣經之義也時人美其言龍駒以奄人本給安陸侯後度東宮爲齋帥帝卽位以便佞見寵凡諸鄙黷雜事皆所誘勸位羽林監帝爲龍駒置嬪御伎樂常往含章殿著黃綸帽被貂裘南面向案代帝畫

輒內左右侍直與帝不異前也八趙忠張讓之徒莫之能比明帝請誅之懇至乃見計直閣將軍曹道剛當廢帝之日直閣省蕭諶先入九若欲論事兵隨後奄進以刀刺之洞胷死因進宮內廢帝道剛性質直帝雖與之狎而未嘗敢訓帝悅市里雜事以爲歡樂道剛輒避之益州人韓護善騎馬帝嘗呼入華林園令騎大賞狎之道剛出謂明帝主上猶是小兒左右皆須正人使日見禮則近聞韓護與天子齊馬並馳此導人君於危地道剛欲殺之旣而遣人刺殺護及道剛死張融謂劉繪曰道剛似不爲諂亦復不免也答曰

夫徑寸之珠非不寶也而舛之所病云何不療之哉此道剛所以死也明帝卽位高武舊人鮮有存者法亮以主者久事故不見疑位任如故先是延昌殿爲武帝陰室藏諸服御二少帝並居西殿及明帝居東齋開陰室出武帝白紗帽防身乃法亮歔歔流涕王敬則事平法亮復受敕宣慰諸郡無所納受東昏卽位出法亮爲大司農中書權利之職法亮不樂去固辭不受旣而代人已到法亮垂涕而出卒於官呂文顯臨海人昇平初爲齊高帝錄尚書省事永明元年爲中書通事舍人文顯臨事以刻覈被知與茹法亮

等迭出入爲舍人並見親幸多四方餉遺並造大宅聚山開池時中書舍人四人各住一省世謂之四戶旣總重權勢傾天下晉宋舊制宰人之官以六年爲限近世以六年過久又以三周爲期謂之小滿而遷代去來又不依三周之制送故迎新吏人疲於道路四方守宰餉遺一年咸數百萬舍人茹法亮於衆中語人曰何須覓外祿此一戶內年辦百萬蓋約言之也其後玄象失度史官奏宜脩祈禳之禮王儉聞之謂上曰天文乖忤此禍由四戶乃奏文顯等專權愆和極言其事上雖網之而不能改也文顯累遷左中

郎將南東莞太守故事府州部內論事皆籤前直叙所論之事後云謹籤日月下又云某官某籤故府州置典籤以典之本五品吏宋初改爲士職宋氏晚運多以幼少皇子爲方鎮時主皆以親近左右領典籤典籤之權稍重大明太始長上臨藩素族出鎮莫不皆出內教命刺史不得專其任也宗愨爲豫州吳喜公爲典籤愨刑政所施喜公每多違執愨大怒曰宗愨年將六十爲國竭命正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復與典籤共臨喜公稽顙流血乃止自此以後權寄彌隆典籤遞互還都一歲數反時主輒與間言訪以方事

刺史行事之美惡係於典籤之口莫不折節推奉慮不及於是威行州郡權重藩君劉道濟柯孟孫等奸慝發露雖卽顯戮而權任之重不異明帝輔政深知之始制諸州急事宜密有所論不得遣典籤還都而典籤之任輕矣後以文顯守少府見任使歷建武永元之世至尚書右丞少府卿卒官

齊茹法珍

茹法珍會稽人梅蟲兒吳興人齊東昏時並為制局
監俱見愛幸自江祐始安王遙光等誅後及左右應
敕捉刀之徒並專國命人間謂之刀敕權奪人主都
下為之語曰欲求貴職依刀敕須得富豪事御刀時
又有新蔡人徐世爨尤見寵信自殿內主帥為直閣
驍騎將軍凡諸殺戮皆世爨所勸江州刺史陳顯達
為東昏疑忌舉兵襲建康加世爨輔國將軍雖用護
軍崔慧景為都督而兵權實在世爨當時權勢傾法
珍蟲兒又謂法珍蟲兒曰何世天子無要人但阿儂

貨主惡爾法珍等與之爭權遂白帝帝稍惡其凶強
世標竊欲生心左右徐僧重密知之發其事收得千
餘人仗及呪詛文又畫帝十餘形像備為刑斬刻射
支解之狀而自作已像著通天冠袞服題云徐氏皇
帝永元二年事發乃族之自是法珍蟲兒並為外監
口稱詔敕中書舍人王咺之與相唇齒專掌文翰其
餘二十餘人皆有勢力梁南秦二州刺史崔慧景舉
兵向涼師事平後法珍封餘干縣男蟲兒封竟陵縣
男崔慧景之平曲赦都下及南充州本以宥賊黨而
羣凶有事刑辟不依詔書無罪家富者不論赦令莫

不受戮籍其家產其與慧景深相關為盡力而家貧
者一無所問始安顯達時亦已如此至慧景平復然
或說王咺之云赦書無信人情大惡咺之曰政當復
有赦爾復赦群小誅戮亦復如先帝自群公誅後無
復忌憚無日不游走所幸潘妃本姓俞名尼子王敬
則伎也或云宋文帝有潘妃在位三十年於是改姓
曰潘其父寶慶亦從改焉帝呼寶慶及法珍為阿丈
蟲兒及東冶營兵俞靈韻為阿兄帝與法珍等俱諳
寶慶帝躬自汲水助厨人作膳為市中雜語以為諧
謔又帝輕騎戎服往諸刀敕家游宴有吉凶輒往慶

吊奄人王寶孫年十三四號爲侂子最有寵參預朝政雖王咍之蟲兒之徒亦下之控制大臣移易敕詔乃至騎馬入殿詆訶天下公卿見之莫不懾息其佐成昏亂者法珍蟲兒及王咍之俞寶慶俞靈韻及太史令駱文叔大巫朱光尚等凡三十一人又有奄官王寶孫王法昭等十人梁武平建鄴皆誅

陳施文慶

施文慶家本吏門至文慶好學頗涉書史陳後主之在東宮文慶事焉及卽位擢爲中書舍人仍屬叔陵作亂隋師臨境軍國事務多起倉卒文慶聰敏強記明閑吏職心算口占應時條理由是大被親幸又自太建以來吏道疏簡百司弛縱文慶盡其力用無所縱捨分官聯事莫不振懼又引沈客卿陽惠朗徐哲暨慧景等云有吏能後主信之然並不達大體督責苛碎聚斂無厭王公大人咸其疾之後主益以文慶爲能尤更親重內外衆事無不任委湘州刺史晉熙

王叔文在職既久大得人和後主以其據有上流陰
 忌之自度素與群臣少恩恐不為用無所任者乃擢
 文慶為都督湘州刺史配以精兵欲令西上仍徵叔
 文還朝文慶深喜其事然懼居外後執事者持已短
 長因進其黨沈客卿以自代未發間二人共掌機密
 時隋軍大舉分道而進尚書僕射袁憲驃騎將軍蕭
 摩訶及文武群臣共議請於京口采石各置兵五千
 并出金翅二百金翅戰船也綠江上下以為防備文慶恐
 無兵從已廢其述職而客卿又利文慶之任已得專
 權俱言於明日必有論議不假而陳但作文啓即為



通奏憲等以為然二人賫啓入白後主曰此是常事
 邊城將帥足以當之若出人船必恐驚擾及隋軍臨
 江間諜驟至憲等慙慙奏請至於再三文慶等曰元
 會將逼南郊之日太子多從今若出兵事便廢闕後
 主曰今且出兵若北邊無事因以水軍從郊何為不
 可又對曰如此則聲聞鄰境便謂國弱後又以貨動
 江總總內為之游說後主重違其意而迫群官之請
 乃令付外詳議又抑憲等由是未決而隋師濟江後
 主性怯懦不達軍事晝夜啼泣臺內處分一以委之
 文慶既知諸將疾已恐其有功乃奏曰此等怏怏素

不伏官迫此事機那可專任凡有所啓請經畧之計
並皆不行尋敕文慶領兵屯於樂游苑陳亡隋晉王
廣以文慶受委不忠曲爲諂佞以蔽耳目比黨數人
並於石闕前斬之以謝百姓

北齊穆提婆

穆提婆本姓駱漢陽人也父超以謀叛伏法提婆母
陸令萱配入掖庭提婆亦沒爲奴齊主在襁褓中令
其鞠養謂之乾阿姊呼姊姊遂爲胡太后昵愛令萱
奸巧多機辯取媚百端宮掖之中獨擅威福封爲郡
君世祖幸臣和士開高那肱皆爲郡君義子奏引提
婆入侍後主朝夕左右大被親狎無所不爲稍遷儀
同三司寵遇彌隆遂至尚書僕射領軍大將軍封城
陽郡王令萱又佞媚穆昭儀養之爲女是以提婆改
姓穆及穆氏定位號視第一品班在長公主上自武

平三年後令萱母子勢傾內外賣官鬻獄聚斂無厭
每一賜與動傾府藏令萱則自太后以下皆受其指
摩提婆則錄尚書事唐邕之徒皆重跡屏氣提婆嘗
有鼻令萱於帝前罵之曰奴斷我兒兒謂帝奴謂提
婆也斛律皇后之廢也初太后自愧失德欲求悅於
齊主乃飾其兄女置宮中齊主見之果悅納為昭儀
及是欲以胡昭儀正位後宮力不能遂乃卑辭厚禮
以求令萱結為姊妹令萱亦以胡氏寵幸方睦不得
已而自齊主立之然意在穆昭儀每私謂後主曰豈
有男為皇太子而身為婢妾又恐胡后不可以正義

離間乃外求左道行厭惡之術旬朔之間胡氏遂精
神恍惚言笑無恒齊主遂漸相畏惡令萱一日忽以
皇后服御衣被穆昭儀又先別造寶帳爰及枕席器
玩莫匪珍奇坐昭儀於帳中謂齊主云有一聖女出
將大家看之及見昭儀更相媚悅令萱云如此人不
作皇后遣何物人作皇后於是立穆氏為右皇后以
胡氏為左皇后令萱一旦於太后前作色言曰何物
親姪作如此語太后問其故令萱曰不可道固問之
乃曰語大家云太后行多非法不可訓太后大怒呼
后出立剃其髮送還家為庶人以穆為正嫡引祖珽

爲宰相殺胡長仁皆令萱所爲也自外殺生與奪不可盡言提婆雖庸品廝濫而性乃和善不甚害物耽聲色極奢侈晚朝早退全不以已事關懷未嘗毒害士人人亦由此稱之晉州兵敗後主奔鄴提婆西投周軍令萱自殺子孫大小皆棄市籍沒其家周武帝以提婆爲柱國宜州刺史未幾云將據宜州起兵與後主相應誅死後主及齊氏諸王並因此非命

隋裴矩

裴矩絳州聞喜人隋高祖爲定州總管召補記室高祖篡周遷給事郎奏舍人事遷吏部侍郎煬帝時西域諸國悉至張掖交市帝令矩護視矩知帝勤遠畧乃訪諸商胡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篇合四十四國凡裂三道北道起伊吾徑蒲類鐵勒突厥可汗廷度北流河至拂菻國中道起高昌焉耆龜茲疏勒踰葱嶺經鑿汗蘇對沙那國及康曹何大小安穆諸國至波斯南道起鄯善于闐朱俱波唱槃陀亦度葱嶺涉護密吐火羅挹怛怛延漕國至北婆羅門皆

達西海諸國各亦自有空道交通故知伊吾高昌鄯善並西域之門戶總湊敦煌是其喉咽之地也既還奏之帝引內矩問西方事矩盛言胡多瓌恠名寶土谷渾易并吞帝由是甘心四夷委矩經畧再遷黃門侍郎參預朝政大業三年帝有事恒岳西方來助祭者十餘國矩遣人說高昌伊吾等暗以厚利使入朝帝西巡燕支山高昌等二十七國謁道左皆使佩金玉服錦罽奉樂歌舞令士女盛飾縱觀亘數十里示中國強富後遂破土谷渾拓地數千里遣兵出戍歲委輸巨億萬計帝謂矩有綏懷畧擢銀青光祿大夫

帝在東都矩以蠻夷朝貢踵至詔帝悉召天下奇倡惟伎大陳端門前曳錦縠珥金珮者十餘萬詔百官都人列繒樓幔閣夾道被服光麗廛邸皆供帳池酒林葢譯長縱蠻夷與民貿易在所令邀飲食相娛樂蠻夷嗟咨謂中國為神仙帝稱矩至誠奉國又助城伊吾脅處羅可汗入朝帝益喜賜貂裘西胡珍器從帝巡塞北幸啓民可汗帳時高麗遣使先在突厥啓民引見帝矩因奏言高麗本孤竹國周以封箕子漢分三郡今乃不臣先帝疾之欲討久矣方陛下時安得不事今其使朝突厥親見啓民奉國臣服必懼脅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第五十五
令入朝可致也請面詔其使令歸語王有如旅拒方
率突厥誅之帝納焉高麗不聽命征遼自此始王師
再臨遼皆從以勞加右光祿大夫時綱紀不振宇文
述虞世基用事官以賄遷唯矩挺節無穢聲世頗稱
之矩以始畢可汗衆漸盛建請以宗女嫁叱吉設建
爲南面可汗分其勢叱吉不敢受始畢聞之稍怨望
矩又言突厥淳陋易離間但內多群胡教導之臣聞
史蜀胡悉尤有謀幸於始畢請誘殺之帝曰善矩因
詭計召胡受賜斬馬邑下報始畢曰史蜀胡悉背可
汗我所其惡今旣誅之始畢知狀由是不朝後帝北

巡始畢率騎十萬圍帝鴈門詔矩與虞世基宿朝堂
待顧問圍解從幸江都宮時盜賊蜂結郡縣上奏不
可計矩言于帝帝怒遣詣京師以疾解俄而高祖入
關帝令虞世基問方略矩曰唯願陛下亟西天下定
矣矩性勤謹未嘗忤物見天下方亂其待遇上尤厚
雖廝役皆得其懽是時衛兵數逃去帝憂之以問矩
矩曰今乘輿淹狩已二年諸驍果皆無家人無匹合
則不久安臣請皆聽納室帝笑曰公定多智因詔矩
盡召江都女子孀家次將上所欲卽配之人情翕然
相悅曰裴公惠也宇文文化及亂衆劫矩賊皆曰裴黃

門無豫也既而衆以秦王子浩爲帝詔矩爲侍內隨而北化及僭位署矩尚書右僕射又爲竇建德所獲建德以矩隋舊臣遇之厚建德起群盜非有君臣制度矩爲略制朝儀不閱月憲章擬王者建德尊禮之建德敗入朝於唐擢殿中侍御史爵安邑縣公累遷太子詹事檢校侍中時突厥數盜邊高祖遣使約西突厥連和突厥因請婚帝曰彼勢與我絕緩急不爲用奈何矩曰然北虜方熾歲苦邊若權順許以示外援須我完實更議之帝然其計隱太子敗餘黨保宮城不解秦王遣矩諭之乃聽命遷民部尚書太宗卽

位疾貪吏欲痛懲又之乃間遣人遺諸曹一吏受饋縑帝怒詔殺之矩曰吏受賕死固宜然陛下以計給之因卽行法所謂罔人以罪非道之以德之誼帝悅爲群臣言之曰矩遂能廷爭不面從物物若此天下有不治哉年八十精明不忘多識故事見重於時貞觀元年卒贈絳州刺史謚曰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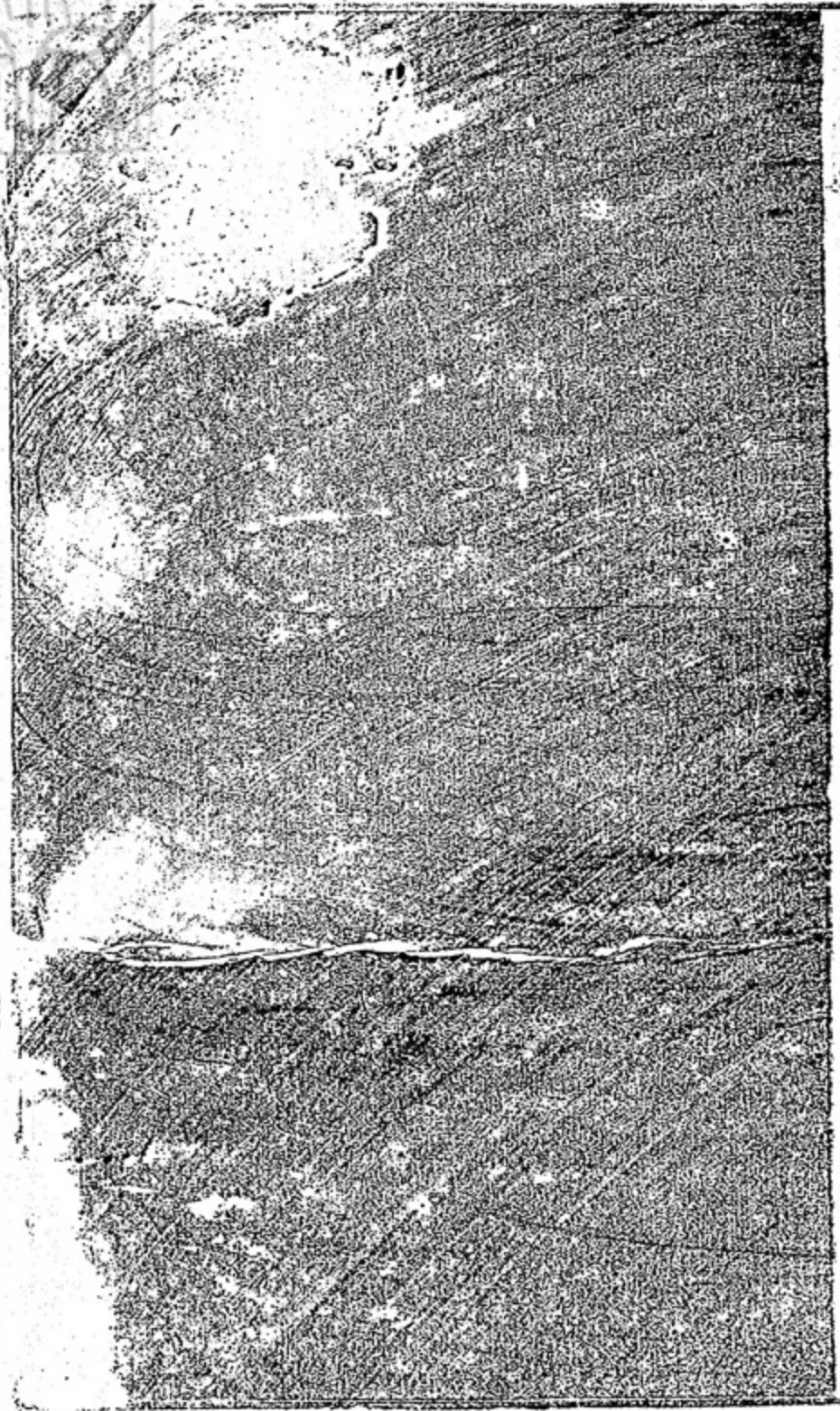
隋封倫

封倫字德彝以字顯觀州脩人隋開皇末江南亂內
史令楊素討之署倫行軍記室素營仁壽宮表爲土
工監規構鴻侈宮成文帝怒曰素殫百姓力爲吾楛
怨天下素大懼倫曰毋恐皇后至自當免明日帝果
勞素曰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樂而盛飾此宮邪
因大悅素退問何料而知倫曰上節儉故始見必怒
然雅聽后言后婦人惟侈麗是好后悅則帝安矣素
曰吾不及也素負才勢多所凌藉惟於倫降禮賞接
或與論天下事衮衮不勸每撫其牀曰封郎終當據

此薦之帝擢內史舍人虞世基得幸煬帝然不悉吏事處可失宜倫陰爲裁畫內以諂承主意自官章奏若忤旨則寢不聞外以峻文繩天下有功當賞輒抑不行由是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日壞矣宇文化及亂持帝出宮使倫數帝罪帝曰卿士人何至是倫羞縮去化及署爲內史令從至聊城知化及敗乃結士及得出護餉道化及死遂與士及來降高祖知其諧附逆黨方切讓使就舍倫以祕策干帝帝悅更拜內史舍人遷侍郎兼內史令秦王討王世充命倫參謀軍事時兵久不決帝欲班師王遣倫西見帝曰賊地

雖多羈縻不相使所用命者洛陽爾計窮力屈死在日暮今解而西則賊勢磐結後難以圖帝納之賊平帝謂侍臣曰始議東討時多沮解者唯秦王謂必克倫贊其行雖張華叶策晉武亦何以加於是封平原縣公判天策府司馬初竇建德援洛陽秦王將趨虎牢倫與蕭瑀諫不可至是入賀王笑曰不用公言今日幸而捷豈智者千慮或有失乎倫謝素不及頃之突厥寇太原且遣使和親帝問計群臣咸請許之可紓戰倫曰不然彼有輕中國心謂我不能戰若乘其怠擊之勢必勝勝而和威德兩全今雖不戰後必復

來臣以爲擊之便詔可進封國公太宗立拜尚書右僕射始倫之歸蕭瑀素薦之及是瑀爲左僕射每議事倫初堅定至帝前輒變易由是有隙貞觀元年邁疾臥尚書省帝親臨視命尚輦送還第卒年六十謚曰明倫資儉佞內挾數刺人主意陰導而陽合之外謹順居處衣服陋素而交宮府賄贈狼籍然善矯飾居之自如人莫能探其膺肺隱太子之亂數進忠策太宗以爲誠橫賜累萬而倫潛持兩端陰附建成又密言於高祖曰秦王恃功頡頏太子下若不蚤立則亟圖之情白太子曰爲四海不顧其親乞羹者謂何及高祖議廢立倫固諫止當時語秘無知者卒後事寢聞十七年治書侍御史唐臨追劾姦狀帝下其議百官民部尚書唐倫等議倫寵極生前而罪暴身後所歷官不可盡奪請還贈改謚以懲儉壬有詔奪司空削食封改謚爲繆



宋弭德超

弭德超給事晉邸太宗卽位補供奉官遷酒坊使又
爲鎮州駐泊都監初太宗念邊戍勞苦月賜士卒銀
謂之月頭銀德超乘間以急變聞於太宗曰樞密使
曹彬秉政歲久得士衆心臣從塞上來聞士卒言曰
頭銀曹公所致微曹公我輩餒死矣又巧誣彬他事
上頗疑之出彬爲天平軍節度以王顯爲宣徽南院
使德超爲宣徽北院使並兼樞密副使德超譖曹彬
事成期得樞密使乃爲副使又柴禹錫與德超官同
先授班在其上故德超視事月餘稱病請告居常快



宋史卷之三十三
弭德超

史記卷之九十一 列傳
快一日詔顯及禹錫曰我言國家大事有安社稷功
止得綫許大官汝等何人反在我上更令我効汝輩
所為我實恥之又大罵曰汝輩當斷頭我度上無守
執為汝輩所眩惑顯告之太宗怒命膳部郎中知雜
滕中正就第鞠德超具伏下詔奪官職與其家配隸
瓊州禁錮未幾死

宋侯莫陳利用

侯莫陳利用成都人幼得變幻之術太平興國初賣
藥京師言黃白事以惑人樞密承旨陳從信白於太
宗卽日召見試其術頗驗卽授殿直改右監門衛將
軍三年諸將北征以利用與王侁並為并州駐泊都
監遷鄭州團練使前後賜與甚渥依附者頗獲進用
遂橫恣無復畏憚其居處服玩皆僭乘輿人畏之不
敢言會趙普再入中書廉知殺人及諸不法盡奏之
太宗遣近臣案得奸狀欲貸其死普固請曰陛下不
誅是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何足惜哉遂下詔除名配

商州禁錮初籍其家俄詔還之趙普恐其復用因殿中丞竇誼嘗監鄭州權酷知利用每獨南向坐以接京使犀角帶用紅黃羅袋澶州黃河清鄭州用為詩題試舉人利用判試狀言甚不遜召誼至中書詰實今上疏告之又京西轉運副使宋沆籍利用家得書數紙言皆指斥切害悉以進上太宗怒令中使齎死之已而復遣使貸其死乘疾置至新安馬旋濼而踏出濼換馬比追及之已為前使誅矣

宋史曰人君生長深宮之中法家拂士接耳目之時少宦官女子其啓處之日多二者佞幸之梯媒也剛明之主亦有佞幸焉剛明好專任明以好偏察彼佞幸者一投其機為患深矣他日敗闕雖能殄除隳城以求狐灌社以索鼠亦曰殆哉宋世中材之君朝有佞幸所不免也太宗有弭德超趙贊孝宗曾覲龍大淵二君固不可謂非剛明之主也作佞幸傳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七十二



上海圖書館藏
經部
子部

三

所藏書